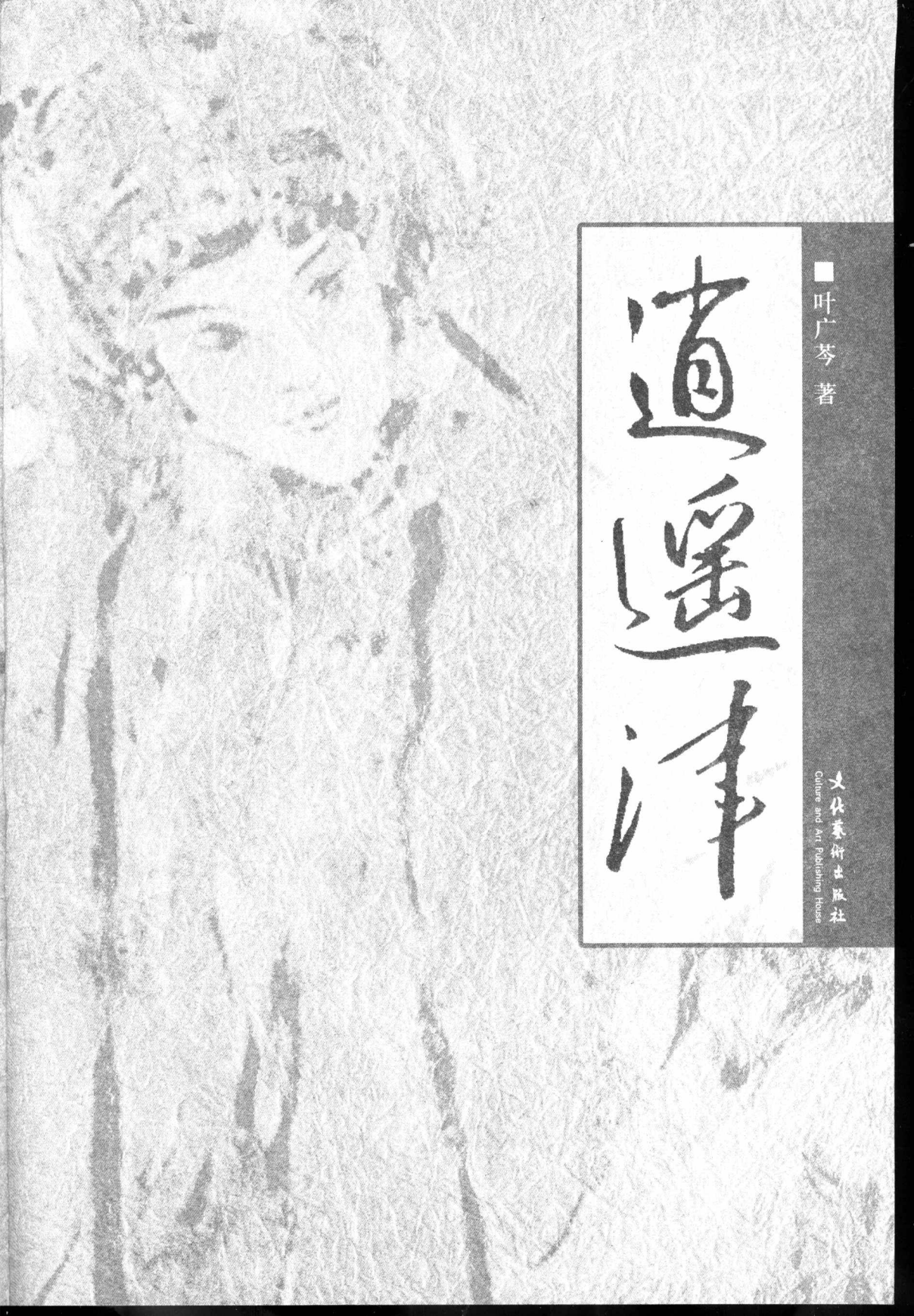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逍遥津

[illegible]



■ 叶广岑 著

逍遥津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逍遥津/叶广芩著. -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7. 7
ISBN 978-7-5039-3325-7

I. 逍… II. 叶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1659 号

逍遥津

著 者 叶广芩

责任编辑 斯 日

责任校对 张 莉

封面设计 孙 鹏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×960 毫米 · 1/16

印 张 20.25

字 数 270 千字

印 数 1-7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325-7/I·1544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序

叶广岑无疑是当今中国文坛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实力派女作家。

与那些大红大紫的女作家对比而言，叶广岑的小说似乎就更为平淡和平实一些。有人说她的作品是“从容淡定”，这话确有一定的道理。也有评论家把她的作品定位成“家族小说”，但叶广岑对此却持否定态度，她认为她的创作如此“对号入座”纯是“瞎掰”，因为这里所谓的“家族”是不存在于个人经历里的，是他指的、虚构的和因文化氛围属性而凸现出来的。对此，叶广岑就中篇小说《三击掌》给自己的注释是：“我生性是一个简单的人，写文章也是如此，郑板桥的‘难得糊涂’是一种大智慧，我是一种浸泡在迷糊中的真憨傻，是难得清醒的笨拙呆滞，我写文章是永远没有主题，永远是信马由缰。”或许正因为如此，可能是叶广岑本身也没察觉到，作品中男主角的出走与易卜生笔下娜拉出走，是否存在异曲同工、暗通的地方，前者是投奔“自由”，后者也许是出于无奈。当然，这又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出走”问题。在日本攻读历史学博士的叶广岑女儿更能体会出母亲创作的其中味：“母亲是个追求完美与精致的人，这大概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关。我对北京城东那座宽展的四合院至今记忆犹新，那是我的姥姥家。母亲在那座院子里出生、成长，那里盛满了叶赫家族的故事，盛满了母亲的记忆。母亲

和她的兄长们在这个院里养过鸽子、蛐蛐、蝈蝈、金鱼，糊过风筝，荡过秋千……那个老旧衰落的庭院，那些剥落红漆的廊柱，长满绿苔的墙根，那些挑剔、不合群又满肚子学问的舅舅们让我说不出是喜爱、敬重还是畏惧。所以读到小说（《逍遥津》）中，东四六条的七舅爷对胡同东口西口炒肝的评论，对黄金蝈蝈金盔金甲的赞美，竟让我想到了过着散淡日子的七舅舅，由此而发出会心的笑。我读母亲的小说，常常是读到故事的内里，读出生活与文学的嬗变，十分的微妙，这是我作为母亲作品读者的得天独厚。”这也许是对叶广芩作品最直接最血肉的感受。

这种感受也可能是许多评论家和读者共通的。但不同的是，感受的角度则是因各自生活的轨迹迥异而产生的。叶广芩曾对我说过，她恨北京。作为皇族后代，又理所当然地生活在皇城根下，后竟被赶出北京城，叶广芩的内心可想而知是怎样愤懑与落寞。她在这恨中又屡屡展示着那已逝去的流金岁月，也许在这恨的背后寄托了她无限的爱。她那种贵族落寞的气息就时隐时现在作品中。这种情怀曹雪芹和尹湛纳西都有过，托尔斯泰与果戈里也都有过。家族庄园衰败没落了，文学却从这荒草中生长了出来，让人不禁唏嘘万千，而这也造就了一种落寞贵族特有的文化气息，这一点，在叶广芩身上有。

王童写于2007年6月



目 录

逍遥津	/1
三击掌	/39
响马传	/73
黄连厚朴	/113
长虫二颤	/153
雾	/189
猴子村长	/239
山鬼木客	/271
对你大爷有意见	/293

逍遥津

我写七舅爷，是受了大秀的委托。大秀是七舅爷的大闺女，活到了九十六岁，前年病逝于北京。病榻上的大秀身边绝少亲戚，她这个年龄当然也没有了朋友，破旧小院，孤寂悲凉，每天相伴的就是窗外枝头跳上跳下的麻雀。我的探望让老人欣喜，她说我长得像母亲，我的母亲如果活着，应该是九十八，比她大两岁。寂寞中的大秀头脑清晰，记忆清楚，她跟我说了她父亲和兄弟的不少事情，让我感动，也让我认识到了我母亲那个家族的另一面性情。我买了一大抱百合送到了大秀床前，我去的时候她正隔着窗户喂麻雀。





汉献帝（〔二黄导板〕）：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，想起了朝中
事好不伤悲。

我恨奸贼把孤的牙根咬碎……欺寡人好一似猫鼠相随。

——京剧传统剧目《道遥津》

我写七舅爷，是受了大秀的委托。大秀是七舅爷的大闺女，活到了九十六岁，前年病逝于北京。病榻上的大秀身边绝少亲戚，她这个年龄当然也没有了朋友，破旧小院，孤寂悲凉，每天相伴的就是窗外枝头跳上跳下的麻雀。我的探望让老人欣喜，她说我长得像母亲，我的母亲如果活着，应该是九十八，比她大两岁。寂寞中的大秀头脑清晰，记忆清楚，她跟我说了她父亲和兄弟的不少事情，让我感动，也让我认识到了我母亲那个家族的另一面性情。我买了一大抱百合送到了大秀床前，我去的时候她正隔着窗户喂麻雀。我奇怪雀儿们跟她的熟稔，她说都是多少年的旧相识了，彼此知根知底。我把花送到她怀里，她说接受这个太奢侈，我说是送给七舅爷和青雨的，她很高兴，搂着我的脖子亲吻了我。

当天夜里大秀就走了，我想她是替我给舅爷他们送花去了……

七舅爷死后六年我才出生，在我的生活概念里没有七舅爷的印象，最初有关他老人家的信息是从父亲那儿得到的，是从听戏引出的。

五十年代初，我常跟着父亲去听戏，印象最深的是《逍遥津》。《逍遥津》是出悲苦戏，说的是曹操威逼汉献帝的故事。曹操带剑入宫，乱棒打死了皇后，还鸩杀了皇帝的两个儿子，害得皇上在龙案后头哆哆嗦嗦地抱怨自己是猛虎失威，是孤魂怨鬼，是扬子江驾小舟，风飘浪打，不能回归。

这一段慢板唱得悠悠荡荡，荡荡悠悠，如泣如诉，最终以一句开阔高昂散板“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”炸雷般结束，让人一惊，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……

跟父亲听戏，每回听到“猫鼠相随”我都要睡觉，看不到真的猫鼠在台上相搏，很没意思。穿黄袍的皇上在上头没完没了地唱，没有耗子也没有猫，猫鼠不出来，就犯不着那么使劲儿地看。不看干什么呢。戏园子里所购的花生瓜子又不禁吃，棉花糖已经干掉了五块，只好睡觉！于是，原本垫着父亲大衣，高坐在椅子扶手上的我“哧溜”一下就滑下来，闭上了眼睛。我不懂一出杀人的戏为什么叫了个挺舒坦的名字《逍遥津》，也不知这个皇上怎的窝囊到只有唱，没有别的花样，比如拿个大顶、炮个小翻什么的……总之是稀里糊涂地听，稀里糊涂地吃，稀里糊涂地睡，稀里糊涂中被汉献帝那一声“喧哗如雷”惊醒，看到的是父亲兴奋地直着身子叫好，周围喝彩一片。

给汉献帝叫过好的父亲，领着我回家的路上却说，这个汉献帝唱得不好，咬字不准，老家八成是三河县种蒜的，你听“猫鼠相随”那个“随”字，竟然冒出了京东紫皮蒜的冲味儿。我让父亲跟汉献帝去说说，下回把紫皮蒜换成羊角葱。父亲说，没有用，娘胎里带来的，父亲又举了几个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师的名字，说他们在台上有时个别尖团字的发音也不准确，不是没学到家，是偷懒。父亲听戏听得仔细，我不行，听什么都是糊涂。

父亲说《逍遥津》这段二黄唱得最好的，当属牧斋，牧斋之后就再无人能达到“无可挑剔”的程度了。

牧斋指的是我七舅爷景仁。七舅爷姓钮祜禄，属正蓝旗。从辈分说，父亲低着一辈儿，不该直接叫七舅爷的字，可是父亲在娶我母亲之前就跟七舅爷是朋友了，一块儿称兄道弟惯了，并没有因为后来成了亲戚而改口。父亲比母亲整整大了二十四岁。父母的婚姻是七舅爷给说和的，母亲是父亲的填房，家里还有前房妻子的一帮儿女。尽管过了门的母亲后来也生了不少孩子，我终是难以相信老夫少妻之间会有真的爱情。不说父母了，那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，还是回过头说七舅爷吧。

七舅爷是我母亲的远房表叔，要理清他们之间那圈套圈的关系颇费时间。“文革”时候唱《红灯记》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”，我就想，我母亲的表叔也数不清，听听吧，都七舅爷了，前头还有六个哪！母亲对七舅爷敬重有加，每回舅爷来了都要给舅爷做海鲜打卤面。那时候的海鲜不过是用温水发了的大海米、鹿角菜和白肉汤，不是现在用飞机运来的张牙舞爪的生猛。北京人过生日才吃打卤面，对舅爷却是特殊，舅爷喜欢打卤面，喜欢鹿角菜嚼起来咯吱咯吱的感觉。现在的市场上，鹿角菜已不见了踪影，许是太贱，没有利润，没人卖了，我每回路过干货摊子都留神，都没有。

七舅爷专找父亲在家的时候来，他是来找父亲唱戏。七舅爷一来还没等茶壶里的香片泡出味儿来，我父亲的胡琴就响了，开场便是《逍遥津》，接下来舅爷一段一段地唱，父亲一段一段地拉，《文昭关》、《三家店》、《借东风》……谭派老生戏几乎都要过一遍。唱的要唱足，拉的要拉够，直待掌灯我母亲端出晚饭，父亲的胡琴拉出二黄导板，七舅爷唱出“父子们在官院伤心落泪……”便算到了尾声。唱了一个下午，这时舅爷的嗓音已经放开，亮出了炉火纯青的功夫。以《逍遥津》开始，以《逍遥津》结束，不过，后头的《逍遥津》和前头的可是大不一样了。

看到饭桌上卷小肚的薄饼和绿豆粥，七舅爷会不安地掏出手绢擦汗，嘴里说着该走了的话，可屁股并不动窝。母亲一定会执意地挽留，父亲也会借着往墙上挂胡琴堵在门口，七舅爷的日子过得窘迫，不似我父亲在政府里有闲差，有固定的收入。七舅爷没工作，全凭典当家底，以前过惯了拿钱粮，

大撒把的日子，猛地一收，还真的有些刹不住车。

七舅爷家穷，但日子过得闲适。文章写到这里，我思索半天才想出“闲适”这个词，觉得还比较贴切，至少对七舅爷本人来说，日子过得是闲适舒展的，至于其他成员就另说着了。

七舅爷家住在东四六条，离我们家不远，隔了三条胡同。舅爷家的小院不大，但齐整，廊子上挂着鸟笼子，院里跑着京巴儿，北屋窗前，东边一棵红石榴，西边一棵白海棠，当中是陶制大缸，里面养着金鱼。七舅爷起得晚，每天太阳老高了才打着哈欠从屋里踱出来，出来先看天，凝神注目呆坐一个时辰，才趿拉着鞋走到墙根，打开他的鸽子笼，让一群鸽子飞上蓝天……

七舅爷很忙，忙在他的鸟和虫子上，他养的蓝靛颏能叫全十个音，别人的能叫全七个就是珍品了。所以鸟在七舅爷的眼里，比他闺女都珍贵，常常是起来早饭顾不得吃，先伺候他的鸟，给鸟洗澡，喂肉虫子，鸟舒坦了，然后才是他自己。

七舅爷让闺女大秀给他买炒肝去，指明上东口别上西口，说西口肠子洗得不干净，蒜汁也是昨天晚上砸的，不地道。大秀说隔壁学校第三节课都下了，马上该吃晌午饭，卖炒肝的早收摊改卖炒饼了。七舅爷问午饭吃什么，大秀说正想辙呢。七舅爷说，你妈要是不愿意做饭，上“瑞珍楼”叫份红烧鱼翅、烩海参、炒胗肝、高丽虾仁，四样正好一食盒；“同福楼”的红焖猪蹄、四喜丸子也不错，都在牌楼圈里头，省得跑冤枉道……

大秀说，厨房还有半把虾米皮，半碗杂面，不如就吃疙瘩汤。

七舅爷就是嘴上的功夫，有了虾米皮疙瘩汤便不再坚持烩海参，一转脸就把海参忘了，直着嗓子让二秀把桌底下紫罐的虎头大阔翅拿来。二秀六岁，面对着桌底下一排蚰蚴罐不知取舍，问她爸爸虎头大阔翅是不是让人咬了大夯的那个。七舅爷说，是咬了别人大夯的那个。接过蚰蚴罐，掀开一道缝，拿马尾很小心地拨弄他的“虎头”，“虎头”在罐里嘟嘟地叫，七舅爷在罐外头也嘟嘟地叫，整个一个大蚰蚴。七舅爷让二秀给他的“虎头”弄俩大青豆来，二秀说没有青豆，七舅爷让二秀去想办法，二秀就把自己玩的包拆了，把里面的豆子掏出来，拿水泡上，小姑娘心里挺拿不准，也不知是不是

青豆。

七舅奶奶身体不好，虚胖，老是喘，又怀了孕，腿脚肿着，家务活基本上干不了，整天挺着大肚子靠在躺箱上。现今的人对躺箱已经没有概念。旧时北京老百姓都睡炕，连宫里皇上都睡炕，至今北京人将晚上休息还说成“上炕睡觉”，可见炕的概念在北方人心里的根深蒂固。躺箱是靠墙顺着的矮柜，柜里放着四季的衣裳，柜上放着一摞摞的被褥。七舅奶奶在花花绿绿的被褥上歪着，用七舅爷的话调侃说“也是落在锦绣堆”里的。七舅爷对生活的乐观松心和七舅奶奶对穷窘日子的自然虚明，无思无虑，达到了老庄的境界，让今天的我敬佩不已。他们对生活充满感激和喜悦，充满了理解和想象，就是窗台上偶尔落下一只歇脚的马蜂，也能让两口子欣赏半天。七舅爷的幸福原则是：天棚鱼缸石榴树，先生肥狗胖丫头，这其实就是百年前老北京人憧憬的小康生活。那个时候七舅爷除了钱，其他都几乎达到小康了。遗憾的是没儿子，为这个七舅奶奶心里总是觉得歉疚，好像生不出儿子责任全在她。七舅爷说，儿子不儿子我不在乎，有儿子未必就是福，你爹妈真把你嫁个淘大粪的，你即便养出七八个儿子，还不得见天屎壳郎滚屎蛋一样拖着一帮儿子在东直门外粪场晒粪。

七舅奶奶说，我阿玛也是东陵的礼备护从，我们也是有根基的人家儿，能嫁给淘粪的？

七舅爷说，给死皇上站岗的，跟冥衣铺扎的烧活差不多，还不如淘粪的呢。

调侃中，两口子都说对儿子不在乎，可心里都盼着有儿子，要不七舅奶奶不会到了四十三还要生养，身体到了这般模样还要挣扎着孕育下一代。在那个巨大得快要涨破的肚皮里，用七舅爷的话说，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儿子！

“大儿子”来之不易，是西山门头沟延生观元老道的丹药幻化而成，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，之所以把七舅奶奶折腾成这样，是儿子来自仙家，从胎里就与众不同。

元老道原是白云观的火工道人，不知犯了什么错儿被贬到西山延生观，没人管束就成了精，弄出了延子丹，说是只要吃了延生观的丹药，没有孩子的有孩子，想生男孩的百分之百生男孩。惹得一帮一帮善男信女成群结队往



荒山里跑，有的为求子，有的为见识仙丹，兀老道因祸得福，赚了不少钱。

七舅爷对左道旁门向来是深信不疑，这也与他大孩子般的好奇性情有关。大秀说过，北京有什么新鲜事儿都不敢让她爸爸知道，她爸爸跑得比巡警都快，前门电车出轨了，工人还没到，她爸爸先到了，上上下下地瞧，人家还以为他是电车公司的；传闻北新桥发现了海眼，井底铁链子下头拴了头猪，她爸爸奔了去，千方百计要证实那井口和铁链，两手拽不到那铁链子不算完；说是海淀水泡子里冬天长出了粉荷花，看稀罕的人群里自然少不了她爸爸，别人看看就罢了，她爸爸得就近赏玩，弄得浑身精湿，搞清楚了，是小孩点的荷花灯，被风刮水里冻上了；有一回听说草场三号一个小媳妇生了个孩子，肚脐眼是嘴，还会叫妈，她爸爸到草场三号去打听，让人家爷们儿给轰了出来，差点儿挨顿揍。延子丹这样的事自然少不了她爸爸……

民国十年冬天，也就是1921年快过年的时候，到了滴水成冰的季节，所谓腊七腊八，冻死寒鸦，就是指的这段时节。这个年份之所以记得清楚，是那一年北京冷得出奇。母亲说那年冷得邪乎，地冻得邦邦的，踩上去带回音儿。这样寒冷的北京，大概经历过的人已经不多，现在全球气候变暖，人们已体会不到那彻入骨髓的冷。我母亲说，那天，大秀穿着小棉袄跑我们家来，冻得说不出话，围着炉子烤了半天，喝了一碗热茶，才哭出来，说她爸爸走了半个多月了，没有音信，八成是遇到了不测，她妈急得不吃不喝，在炕上躺了两天了，父亲问她爸爸上哪儿了，说是上了西山延生观，找兀老道修道炼丹去了。

父亲二话没说，就带上我大哥去了西山。他们在阜成门外驴窝子雇了三头壮驴，大哥问父亲为什么雇仨驴，父亲说另一头是给七舅爷备的。爷儿俩没走出多远就下了雪，崎岖的山道上空无一人，天快黑了，才到了延生观门口。大哥眼睛尖，远远看见雪地里，七舅爷衣衫单薄，光着脚哆哆嗦嗦在搂柴火。父亲冲着人影说，是牧斋吗？

七舅爷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待看出是父亲，喊叫着连滚带爬地扑过来，一把抓住再不撒手。父亲问七舅爷怎么成了这样，七舅爷说，一言难尽哪，我做梦都想有个儿子……我让那个兀老道欺负惨了……他不让我回去，让我见天儿给他干杂活，您瞅瞅，我还有个人样儿吗？



父亲问七舅爷是继续修道还是跟他回家，七舅爷说当然回家，金窝银窝不如草窝，现在他一想起家里那冒着红火苗的花盆炉子，就觉着亲。

父亲跟着七舅爷来到配殿，掀开棉门帘，里面兀老道正在围着火吃涮锅子。老道见了我父亲慌忙站起来。父亲和兀老道论理，兀老道说钮七爷到延生观来练功，是自愿的，谁也没强迫他。父亲让兀老道把舅爷的衣裳还他，他要带着七舅爷下山，兀老道不让走，说七舅爷还欠他两丸延子丹的钱。父亲不给，说七舅爷在延生观干了半个月的力气活儿，足抵得上十丸延子丹。老道不服气，平日霸横惯了，拉开架势就准备打。

老道小瞧了我的父亲。我父亲是会武功的，我的祖父是镇国公，世袭罔替，代降一等，到了我父亲这儿，还袭有镇国将军的封号，尽管他老人家一天也没镇过国。今天我们家中还存有父亲当年练功的刀剑，出于好奇，我将父亲使用过的鱼皮套宝剑掂在手里，竟是沉得厉害，跟我平日在公园耍的剑有着天壤之别。由此看来，父亲的功夫应该是真功夫，不是一般的花拳秀腿，否则他老人家不敢单独带着儿子进山找人。

七舅爷劝老道别动手，话未说完，兀老道已点着禹步扑了上来，用大哥的话说是，被阿玛朝下巴一兜拳，倒退几步，后脑勺撞在墙上，半天站不起来。

父亲让老道把舅爷的东西还了，老道拿来七舅爷的棉袍皮帽子，又拿来小包袱。父亲让七舅爷点点，看少了什么，七舅爷翻腾了一遍说，还少个安妮侯爵夫人肖像鼻烟壶。

父亲跟兀老道要鼻烟壶，老道不给说，说好了，是送我的……

七舅爷说，以前送，现在我不送了，我要往回要，鼻烟壶是俄国送给朝廷的，我阿玛得的皇上的赏……

天亮了，父亲才将七舅爷送到家，舅爷一看见舅奶奶，就哭了说，秀她妈，我可受了大罪啦……哭着哭着，从怀里摸出一个药丸来，对舅奶奶说，我多了个心眼儿，留了一个没吃。七舅奶奶问是什么，七舅爷说是延子丹。七舅奶奶掰开，闻了闻说一股鸡屎味儿。

只这一闻还就怀上了，据说还是太上老君座前的童儿转世投胎。

转年就要生产。

从大秀对她母亲情况的叙述，我足以推测出七舅奶奶的危象，浮肿的下肢，困难的呼吸，苍白的面容，说明了这位高龄产妇具备了先兆紫痫的基本症状，放在今天，引产也罢，剖腹也罢，保住性命不成问题，但是在八十年前的中国，那又是另一番情景了。

以前北京妇女生孩子多在家里，卧室即是产房，操接生职业的叫“收生姥姥”，姥姥们多是手脚麻利，精明干练的中老年妇女。北京的收生姥姥遍布街巷，几乎与所住范围内的大部分女眷都熟悉，都有来往。姥姥们也做广告，广告有一定规制，门口挂块木牌，内容含蓄而准确，“快马轻车，冈氏收洗”。“快马轻车”既说是姥姥出诊的速度快，也暗含了婴儿生得顺畅迅速，不似今日电线杆上的“无痛分娩”、“快速流产”那般直接，那般热血横流。从知识水平看，电线杆上的姥姥跟“快马轻车”的姥姥或许是半斤八两，旧时的姥姥百分之九十九是文盲，凭借的多是经验和老妈妈论儿，经验之外真遇上个前置胎盘，脐带绕颈什么的，在她手里，孩子大人必死无疑……旧社会妇婴的死亡率高，其实大部分责任是在于收生姥姥，没人追究罢了。

给七舅奶奶接生的姥姥姓庞，原本是衙门里的稳婆。稳婆是专验女尸，检点女犯身体的婆子，民国兴起，有了专门验尸官和女警察，稳婆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壮大了姥姥队伍。庞姥姥在东四一带是很有影响的姥姥，那时老北京东贵西富，北穷南杂，东城尤其是东四一带所居多是达官显贵，给显贵们的内眷接生，庞姥姥当是首屈一指的人物。所以别看庞姥姥人长得瘦小枯干，极不起眼，却是出入豪门王府的重要人物。

七舅奶奶要生了，在里屋隔着门帘叫唤，声音甚不好听。舅老爷和两个秀在外屋焦急地等待。里面突然没有了声息，七舅爷不安地问，姥姥，出来了没有？

庞姥姥说，姥姥我早出来了，你没出来的时候姥姥就出来了。

七舅爷说，我是问我儿子出来了没有？

庞姥姥说，等着吧！七奶奶这儿干打雷不下雨。

正说着，七舅奶奶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，吓得二秀哇地大哭起来。七舅爷惊恐地问怎么了，庞姥姥在里屋说，不碍事，大少爷伸出了一条腿。



七舅爷一听慌了说，这就是横生逆养啊，有法子解救没有？

庞姥姥说是常有的事，把少爷腿送回去，背两遍《达生编》就行了，还让七舅爷把孩子们领远点儿，免得吓着孩子们。庞姥姥让七舅奶奶再努把劲儿，七舅奶奶在屋里说她是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了。

胡同里传来卖水萝卜的吆喝，二秀提出要吃心里美。里屋的七舅奶奶也有气无力地说现在就想吃口凉萝卜顺顺气……

七舅爷决定出去买萝卜。

大秀说，阿玛，我在这儿守着妈。您去吧，有事我喊您。

卖萝卜的推着独轮车，点着小灯，在背风处站着，见七舅爷出来，知道是买萝卜的，赶紧推车迎过来。七舅爷问萝卜地道不，卖萝卜的说是地道货，这边是北京的“心里美”，那边是天津的“卫青儿”，下晚才从窖里起出来。七舅爷也不急着买萝卜，问天津“卫青儿”可是李鸿章李中堂吃的那种，卖萝卜的让七舅爷放一百个心，说当年给李大人卖萝卜的小孩就是他爷爷。那年他爷爷挑着萝卜在胡同里吆喝：“天津萝卜赛鸭梨！”恰逢在天津办洋务的李鸿章坐着轿子去洗澡，这一声吆喝吓了李中堂一跳，停下询问，何人在此喧哗，下人告知，卖萝卜的。当下把卖萝卜的小孩抓了来，李鸿章说，你的萝卜真赛过梨？小孩说不信送您老几个尝尝。李鸿章收下萝卜，赏小孩一两银子，洗澡去了。洗完澡，李中堂休息时，忽然想起了萝卜，让人切了端来，一看，绿如翡翠，一吃，甜脆爽口，于是每回洗澡都要吃萝卜。

卖萝卜的这么一说，七舅爷还非买不可了，七舅爷说车上两筐萝卜他都耍了，他问卖萝卜的会刻萝卜花不？卖萝卜的说，这位爷您算找着人了，雕萝卜花是我的看家本事，您说雕个什么吧？

二秀说雕牡丹。卖萝卜的就依着二秀，雕了朵活灵活现的牡丹。二秀要雕仙女，卖萝卜的刀子三转两转，就转出了一个古代美人。七舅爷夸卖萝卜的是个把式，卖萝卜的说他是个瓦匠，春夏秋盖房雕砖，师傅教的，砖头讲究透三层，飞禽走兽，八宝花草，主家要个什么，得给人雕出个什么。天冷了，没有泥水活儿了，就用这把刀来雕萝卜，做个卖萝卜的小买卖，维持生计，要不人家怎么管他们叫“二把刀”呢。

七舅爷越听越高兴，索性让卖萝卜的把他的拿手活儿都亮出来，这两筐

萝卜要是不够，明天晚上接着雕。卖萝卜的让七舅爷放心，说萝卜不够他喊他兄弟，他兄弟在东边胡同卖呢，那边车上还有两筐。七舅爷好奇的劲头又上来了，他认真地，饶有兴趣地看着卖萝卜的雕玩意儿，雕了一个又一个，大丽花、菊花、玫瑰花、仙鹤、盘龙、小白兔……七舅爷看了个个说好。一会儿，两个筐里的萝卜都变成了各式各样的萝卜花。

舅爷看得正带劲儿，大秀从家门急奔出来，大声喊，爸，您快回来，我妈不行了。

七舅爷一听往家就跑，扔下一堆萝卜花……

七舅奶奶到底没过得了这一关，在七舅爷进来的时候已经咽了气。屋内地上、盆里到处是血，一个婴儿，啼哭着，抱在庞姥姥怀里。七舅爷急切地说，秀儿她妈，秀儿她妈，你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？

二秀说，妈，您不是要吃水萝卜吗，给您买来啦，您看看哪！说着拿那个萝卜牡丹使劲往母亲枕边摆。

大秀说，二秀，妈她，她死啦！

话一点破，爷三个哇地哭起来……追进院里来要萝卜钱的后生一听这架势，二话没说，将这些个萝卜花都摆在窗台上，转身走了。庞姥姥并没有感到是自己的过失，说生孩子就是跟阎王爷隔了一层窗户纸，说过就过去了，人死如灯灭，您老哭够了我该给您贺喜了，七爷，恭喜您添了个大儿子。

七舅爷说，人都没了，我要儿子干吗？

庞姥姥说，您瞧瞧，孩子这双眼，又黑又亮，小脸儿多周正啊，我这辈子接了多少孩子啊，数这个漂亮。

七舅爷说，漂亮有什么用，要了他妈的命！

二

七舅爷的儿子青雨的确很漂亮，家族里不少人跟我提起过这位俊美的亲戚，可惜，没有他的照片留下来。我问过大秀，她的弟弟漂亮到什么程度？大秀说，像谁呢……现在的男演员里还找不出一个相像的，青雨的美，是从